

酌

中

志

酌中志

自序

曩臣若愚死罪死罪叩首叩首洪惟我太祖老爺奮興
淮甸混一華夏聖德神功超軼萬古創交結近侍官員
之律禁扶同奏啟之條立法垂統亦嚴且密矣迨宣廟
老爺建內書堂則內官不許識字之禁不得不開然而
曩臣今日敢曰立言也乎顧名節所關又寧容以無言
也謹以見聞叢真庶可傳信匡郭已粗備愈於求諸野
如阻孫宗伯爰立者的是東光護法恐宗伯來重宣君

父大義波及靈露飲耳許大題目其誰知之先帝在天
能無恫乎言之可為痛哭知之安忍不言愧臉技止此
未敢侈為完書而知我罪我後世自有公論總之臣于
大義在若愚不忍終默者也按皇城中舊制凡內臣奏
事稱呼列聖則某年號老爺今上則萬歲爺若愚既已
失身中涓焉敢沒其口吻文章家必笑其但在史家自
存其質也假我數年當有可觀茲畧具二十三篇以備
遺忘其纍臣本末詳自敘篇中伏惟神廟老爺慎重冊
立東宮之典加以靜攝多年地天不交上下際隔門名

滋堯母之疑臣下擇苑枯之集幸祖宗培養者厚國有人焉清議愈重或寄之講學或托之纂言無非以杞人之憂明綱常之義關心性淑世道蓋總從國本民生起見非有所希覬後福念也乃傾危者藉此以害正人幸主讞者擔當而弭大患不意葛藤之萌已先滋蔓遂令元黃之戰於廟堂者剝斲元氣憂未艾焉謹序憂危竝議前紀第一後紀第二淑媛之選廣嗣允也誕而始封部議未安神廟御簡而後定此益見神廟事事之必法祖熹廟臨御七載今上入紹丕基大聖人世不間出真

非偶然有君無臣之嘆中外如一口焉恭紀嘉廟誕生
第三今上瑞徵第四彙臣若愚內小臣耳外之輔弼承
凝既不敢知內之印廠徽猷芳躅具在登記垂範豈異
人任謹序三朝典禮之臣第五上帝好生聖人惡殺刑
獄之設實懲一以警百創艾以求生求之不得斯死者
與生者兩無憾也非一觸法網使終可盡殺者焉敘大
審平反第六先臣陳太監矩勛業著於朝端口碑徧于
區宇若愚不才實侍左右所生之忝萬死猶慚憶其懿
懃嘉猷安忍湮沒而不彰也謹紀先監遺事第七洪水

之患懷山襄陵猛火之威燎原焦野逆賢密氏霹機入
於醜醜首禍中於椒闈又何有於宦寺又何有於士紳
哉撫卷傷心揮毫泣下謹紀兩朝椒難第八鏡明必爲
醜婦所羞繩直必來曲木之忌唐五王之禍今乃見於
貂璫謹敘正監蒙難九五侯之禍張禹佞也梁冀之
橫胡廣媚也鄙夫哉王體乾誰握印權而養亂庶奸旣
脅肩諂笑固位八年又黃白買命苟存牖下追想甲乙
丙丁縉紳之禍誰助之耶縱至老死不知有何顏面對
越先帝之靈於在天敘逆賢擅政第十非表裏何以具

衣非墮旄何以成樂向無沈灌魏廣微種毒於前崔呈
秀等肆虐于後逆賢豈蚩總掌東廠而外廷曲折亦不
能盡知卽不過欲報已一之私譬然實白三案之先發
有人以教狻假手者也序外來線索第十一衙門雖有
內外之殊官吏各具尊卑之體彼時宮虛之中不止一
家貴顯而一家之中又不止一耳一目今外則網漏吞
舟內則桃僵李代且殷良弼丁紹呂侍高公矣苗全侍
宋公矣張國寧侍金公陳應祥吳有兆賈如皋侍王公
矣活口公論可盡掩耶敘各家經管第十二文書房猶

外之通政司也又如六科也掌印秉筆各家經手內官
卽內閣六卿之親近掾吏而已外來密帖下人焉能盡
知主人推敲在旁誰敢輕重身不敢出官門何由而知
外事且耳目多弊不能獨作也活口在敢甘心面質也
序本章經手次第第十三顧祥之發必有先之妖孽之
來必有基之江京王聖非偶然也序客魏始末第十四
鈎黨之禍十常侍也劉瑾入黨六賊附焉吁嗟乎張永
吁嗟乎蕭敬亦曾不幸墮落其間今在逆賢羽翼尤繁
文則永貞元雅文輔馮峙樞權武則應坤九思良輔分

鑪南北親近則良臣明佐永明秉恭等日侍御前內臣
便覽刊列昭然歷升弟姪部案存焉序逆賢羽翼第十
五不盡職曰曠官也出其位曰侵官也觚哉之嘆頌多
存羊之心堪涕序內臣職掌第十六千門萬戶漢唐麗
也茅茨土階唐虞質也若夫不侈不陋允協厥中惟我
祖宗制度光明序內規制第十七重農功耆修耒耜
揀爐鑪者惜鉗錘小技猶然現在聖學不有所式後何
賴耶序內府板經書第十八左氏譏子臧之冠漢人珍
仲尼之履衣佩之間吉凶攸兆盛德之容非無涉也序

內臣佩服第十九鄉黨著飲食之詳左傳垂汎祭之謂
饑渴之於人亦大矣然在內臣習染素與序飲食好尚
第二十河套失而全陝之形勝畢虛遼陽棄而東西之
聲援頓隔恢復之舉端在後人惜哉曾公銑懲羹吹齏
世俗恆情馴至於今更堪揣摩序遼左棄地第二十一
一言之善子張書紳一事之長古人不泯序見聞瑣事
第二十二逆案所載之外臣無論已自逆賢以下共三
十有六人貴賤貧富各有公評遠近親疎耳目難掩在
體乾欲泯其附黨之迹而楊維垣霍維華脫卸之疏人

矣高印公利令智昏聽讒蔑理而熒熒若愚拔之前列
矣上下其手成心故入在累臣一介性命豈足干天地
之和當聖明解網泣罪之朝豈宜有飛霜致旱之枉百
世而下寧不令弔古者笑秉鈞司禮之非其人哉有免
爰爰雉羅于羅若愚之謂也附累臣自序第二十三

累臣劉若愚私識

酌中志自序終

酌中志目錄

明宦官劉若愚撰

卷之一

憂危並議前紀

卷之二

憂危並議後紀

卷之三

恭紀先帝誕生

卷之四

恭紀今上瑞徵

卷之五

三朝典禮之臣紀畧

卷之六

大審平反紀畧

卷之七

先監遺事紀畧

卷之八

兩朝椒難紀畧

卷之九

正監蒙難紀畧

卷之十

逆賢擅政紀畧

卷之十一

外來線索紀畧

卷之十二

合家經營紀畧

卷之十三

兩中志目錄
一
本章經手次第紀畧

卷之十四

客魏始末紀畧

卷之十五

逆賢羽翼紀畧

卷之十六

內臣職掌紀畧

卷之十七

大內規制紀畧

卷之十八

內板經書紀畧

卷之十九

內臣佩服紀畧

卷之二十

飲食好尚紀畧

卷之二十一

遼左棄地

卷之二十二

見聞瑣事雜記

卷之二十三

曩臣自敘畧節

卷之二十四

黑頭爰立紀畧

附

酌中志目錄終

酌中志卷之一

憂危妨議前紀第一

明宦官劉若愚撰

神廟天性至孝上事聖母勵精勤政萬幾之暇博覽載籍每諭司禮監臣及乾清宮管事牌子各於坊間尋買新書進覽凡竺典丹經醫卜小說畫像曲本靡不購及先臣陳太監矩凡所進之書必冊冊過眼如人鏡陽秋閨範圖說仙佛奇蹤等類每歲之中何止進數次所進何止數十部哉因先年神廟會將閨範圖說一部賜鄭貴妃於萬曆乙未秋貴妃捐貲重刊蓋此書乃呂少司

寇坤編纂呂中州人與歸德沈相公鯉有師生之雅最
契厚者至戊戌秋科臣戴士衡撰閨鑑圖說跋一篇標
曰憂危竝議以呂曾具憂危之疏故拈爲發端乃於參
呂疏內明稱呂某假托此書以包藏禍心云云幸荷神
廟聖度如天將士衡薄懲結局至癸卯冬復有妖書國
本攸關標名曰續憂危竝議暗行傳布激動聖怒朝野
震驚夫此續竝議也或史館亦不曾具有全文士紳僅
傳其名實不能睹原書爲何等語也前竝議也曾經戚
臣鄭承恩刊布頗有見者然後人只知續議爲臣下分

水火之端竟不曉戊戌年間已公然顯露矣至今讀之者無不魂驚髮豎愈見神廟聖度真如海嶽之藏垢納污靡不包容者也惟閩範圖說實係先臣矩自坊間購進與呂無與彙臣侍先臣之側每見追論此事卽愀然嘆曰外廷疑揣者多大家說夢志在求勝朋擠異已雖誣及宮闈所不惜也云則是將一清平世界化爲戈矛角鬪之場誰作厲階至今爲梗懷遠識達國體者心竊憂之非一日也夫宗社大計莫重於冊立東宮史乘所需惟貴於明白確實竊臣世受國恩留心採聽密爲

纂輯不覺盈帙謹將鄭戚畹之辨冤續言並敷生光之
續憂危竝議冠之篇首以備主持國是留心史乘者採
焉

鄭戚畹辨冤續言序畧聖主建極明倫敦仁治愛日召
皇長子皇三子皇五子朝夕膝下課業程學耳提而命
父子熙熙兄弟怡怡天倫至愛超越千古握管諸臣方
且贊揚之不暇矣胡樊戴二公乃敢構此離間之謀造
刻飛書謀危社稷暗投中外二公豈病狂喪心者耶夫
利令智昏理爲勢奪既有所受必有所恃以故公議不

恤法典可藐翌日竒勛誰復出其右此所以甘心隱忍而樂爲之黨也皇長子天性仁孝昔因閣部大臣之詩聖主乃出御札云安有父子無親之理又安有越序亂分之理大哉皇言斯札一出羣疑遂解名分已定今跋中乃敢云易儲謀逆其蔑視明旨媒孽官閣抑何慘哉佛胥何君南子何行卽中主里婦尙且羞稱今跋中詞意所指直比皇上貴妃是敢於無君何一至此哉貴妃重刻閩範實由皇上所賜承流宣化靡敢僭越今跋中乃云置太后中宮於何地此其意不離間三宮構成竒

禍不止也呂坤刻閨範在於萬曆十八年十月戊子日
貴妃重刻在於二十三年七月十五日大內之災在於
二十四年三月初九日先後不同歲月亦異今跋中乃
云事機值會中宮減膳卽此一事則明出誣罔可知矣
且爾汝之稱朋友弗屑今乃云冊立之請一日歸此一
曰歸彼彼此之言予不知所指爲誰弁髦其王扇搖國
是莫此爲大若夫金龍命書尤爲不道之甚呂雖至愚
昧諒不敢輕爲品題今跋中乃直云呂坤所進又曰內
廷咸覩見者縮舌由此言之則必曾經御覽明傳中外

若則坤之罪固不容誅不然則其書必出土衡之手陽
爲陷坤陰害貴妃君父之前敢爲說謊何傾險之若是
也子糾建成當爭國之時管仲魏徵有事仇之恥皆值
不幸之甚遭人倫之變者也今上有聖慈之父下有仁
孝之子長幼分明兄弟無故此何等時也今跋中妄自
引喻出此悖逆不祥之語以悚動人心眩惑主聽是誠
何心哉且主上乾綱獨斷鼎命時隆爲人臣子者祝頌
宜何如今跋中乃敢云唐閻執命宋好弄權以促國短
祚之事直說君父是不知視皇上爲何如主期皇上以

何等壽也毀謗詛咒幸禍樂災天理人倫刻滅盡矣國家何負於士衡乃忍至於是耶予意以見疏不見跋則冤不能自謹將原序原跋原疏類爲一冊名曰辨冤續言高明君子一加參閱則是非不辨白洞然矣萬曆戊戌年仲夏吉日順天府大興縣民鄭承恩謹序

大明皇貴妃鄭重刊閨範序嘗聞閨門者萬化之原自古聖帝明王咸慎重之子賦性不敏幼承母師之訓時誦詩書之言及其十有五年躬逢聖母廣嗣之恩遂備九嬪之選恪執巾櫛荷蒙帝眷誕育三王暨諸公主漸

叨皇號愧無圖報微功前因儲位久懸脫簪待罪幸賴
乾綱獨斷出閣講學天人共悅疑議盡解益自勤勵侍
御少暇則敬捧我慈聖皇太后女鑒莊誦效法夙夜兢
兢且時聆我皇上諄諄誨以帝鑑圖說與凡勸戒諸書
庶幾勉修厥德以肅官闈尤思正己宜正人治家宜治
國欲推廣是心公諸天下求其明白簡易足爲民法者
近得呂氏坤閏範一書是書也前列四書五經旁及諸
子百家上溯唐虞三代下迄漢宋我朝賢后哲妃貞婦
烈女不一而足嘉言善行照耀簡編清風高節爭光日

月真所謂扶持綱常砥礪名節羽翼王化者是也然且
一人繪一圖一圖序一事一事附一贊事核言直理明
辭約真闡蓋之箴鑑也然雖不敢上擬仁孝之女誠章
聖之女訓藉令纔是編而並傳亦庶乎繼述之一事也
獨惜傳播未廣激勸有遺願出宮資命官重梓頒布中
外永作法程嗟嗟予昔觀河南饑民圖則捐金賑濟今
觀閩範圖則用廣教言無非欲民不失其教與養耳斯
世斯民有能觀感興起毅然以往哲自勵則是圖之刻
不爲徒矣因敘厥指以冠篇端

閩鑑圖說跋

標名憂危並議

東吉得閩鑑圖說讀之嘆曰呂先

生爲此書也雖無易儲之謀不幸有其迹矣一念之差情固可原或曰呂素講正學稱曲謹胡忍輒與逆謀曰君知其一未知其二昔呂欲得銓部以行道誠恐繡水捷足勢迫無奈遂諾鯁生之計邀內禁之按出門有功詩書發塚未嘗不出於正也或曰呂意廣風化胡不將此書明進朝廷頒行內外乃奴顏戚畹豈不失體曰孔子聖人也佛牀應召南子請見志在行道豈得爲屈或曰呂序中直擬繼述先朝母后置太后中宮何地且稱

脫簪勸講母乃巧爲媚乎曰公言誤矣曾見從古以來有宮闈與見任大臣刻書者乎破格之恩良厚矣恩厚則報斯隆身爲大臣胡忍自處以薄或曰序中又引先朝女誡女訓彼乃母后臨子儒臣纂編茲相比擬得毋不倫曰尊稱不極恐取信不篤但求內教宏宣又何計較及此或曰古今賢貴妃多次胡圖說獨取漢明德一后明德賢行多矣胡圖說首載由貴人進位中宮曰呂先生自辨精矣明德無子故以取之若進中宮偶然相類彼誠何心哉且彼時大內被災中宮減膳以妃進后

事機將成呂乘此時進亦值其會耳或曰五十賢鑑四
匹彩幣十目所視胡爲而來曰此賢如敬賢之禮卻之
不恭是當諒其心矣或曰人謂呂因敗露難容乃上憂
危一疏號泣朝門無乃欲蓋彌彰曰憂危一疏人稱忠
肝義膽況此一副急淚何可遽得安得而少諳或曰國
本安危寧踰太子竊見憂危疏中列天下事備矣胡獨
缺此曰公何見之晚耶夫人意有所專則語有所忌倘
明奏冊立將屬之誰若歸此則前功盡棄歸彼則後患
自招何苦不言之愈也或曰固矣聞呂所進金龍命書

稱在長之命不過清淡藩王稱在三之命異日太平天子今內廷咸覩縮舌是亦不可以已乎曰管仲魏徵天下才也子糾建成均號國裔人各有見子何責備太苛或曰呂之爲此本謀銓部行道今銓部不可得司寇不能安不終付浩嘆乎曰有是哉子之迂也夫有非常之人斯有非常之事古今成則王敗則盜者何限豈宜以成敗論英雄哉流芳遺臭非凡庸卑鄙者能爲况事尙未定策國元勛終有召起之日矣或曰呂之爲此人皆薄之子獨與之何也曰子真井蛙見矣當世名人若張

公養崇劉公道亨魏公允貞鄭公承恩鄧公光祚洪公
其道程公紹白公所知薛公亨皆稱呂所見極高所舉
極當咸舉春秋大義子以母貴之說共建社稷奇勛夫
唐閻執命天子門生宋奸弄權神器皆易今盟約既定
羽翼已成子韋布之士豈知國家大計宜從此三緘無
自取禍可也余故曰呂先生爲此書特其一念之差情
固可原也或人不能難唯唯而退因援筆記之燕山朱
東吉頓首跋

錦衣衛帶俸都指揮使鄭國泰親伯臣鄭承恩係順天

府大興縣民謹奏爲懇乞聖慈亟舉東宮冠婚大典以
消羣疑以隆萬世治安事臣本一介草茅仰蒙聖恩忝
居戚末曩因儲位久懸遂不自揣乃敢冒死瀆奏荷蒙
皇上天恩不卽加臣誅戮姑奪衣巾爲民臣自今以往
之年皆皇土再造之恩臣之一念愚忠雖剖心碎首惟
願我皇上亟行令典上慰祖宗在天之靈下遂四海臣
民之望天下萬世孰不仰頌我皇上爲人倫之至哉臣
今戴罪六年於茲日夜望此舉久矣今皇長子年已十
有七齡睿智天成仁孝恭敬以其時考之則青宮宜毓

冠婚宜舉卽此亟行尙以爲晚矣臣近聞閣部大臣暨
九卿科道合疏上請猶未蒙皇上俞允以故人心疑惑
外論沸騰如科臣戴士衡參論呂坤本內則曰假托閩
範圖說包藏禍心臣一見斯言幾致驚死夫閩範圖說
乃皇貴妃頒自內府仰承聖母徽音之懿上體皇上刑
于之化重加再序以彰風教其年月日時自不相同士
衡豈目不知書安得直指爲呂坤者哉第機雖微露語
尙含糊無已則士衡知奸謀未遂乃結交權奸又造刻
憂危竝議一書內云閩範圖說跋暗投士大夫傳播中

外言雖譏坤語實非聖其詞深其言激無非欲離間我
皇上父子夫婦兄弟之天倫煽惑人心謀危社稷種成
後日之隱禍以收一己之奇功耳其奸謀詭計臣不能
盡闡姑指其現在可證一二事言之今聖主當陽宮禁
嚴肅誰敢私交耶士衡跋中乃云五十寶鏹四匹彩幣
此賢如敬賢之禮且曰十目所視夫十目則非一人所
視必有真見士衡既云如此皇上試一詰之餽者爲誰
受者爲誰果有其人則士衡之言爲是不然則是宮禁
可誣是而可忍孰不可忍士衡跋中又說臣與張養蒙

劉道亨魏允貞鄧光祚洪其道程紹白所知薛亨呂坤
承恩共十人咸舉春秋大義子以母貴之說共建社稷
奇勛盟約既定羽翼已成臣請詳言之夫此十八鄉貫
不同科第不一官守不齊臣又一人未曾識面胡能歆
盟定約相聚一時期會一處以掩人之耳目哉今九人
現在皇上可召問之則其事之有無自難掩飾此不過
其大畧耳其間穢語冒詞不一而足至於金龍命書非
特臣子之所不敢言抑亦臣子之所不忍言者仰乞聖
鑒電察則士衡之罪自有不容於死者矣今其書幸存

謹隨本附進御覽又如全椒知縣樊玉衡疏內直指皇上爲不慈皇長子爲不孝皇貴妃爲不智嗟嗟是何漫無忌憚輒敢出此誹謗之言一至於此夫玉衡特遠臣耳胡爲構此大逆之言意必爲士衡之黨有大奸大權以指使于其間者此事滿朝盡知但畏投鼠忌器之嫌不敢爲皇上言之耳然事關宗社禍及臣家安得不披瀝血誠以哀鳴於君父之前哉及此不舉臣恐震位八懸桃夭失候誠爲聖朝闕典甚非四海臣民仰望之心臣又恐奸謀乘釁訛言益興肆謀貽禍莫知所終雖臣

家革命滅族可甘如宗廟社稷何伏乞皇上下大奮乾斷
俯從羣諫早建皇長子東宮速舉冠昏之典仍望皇上
追問戴士衡樊五衡造書主意與主使黨惡之人其處
分一惟聖裁則宗社衍無疆之慶子孫隆萬億之休讒
言可息禍萌可杜國朝幸甚臣家幸甚萬不得已方敢
冒死上千天聽臣不勝戰栗悚懼待罪之至

萬曆二十六年五月十五日具奏奉聖旨閣絕圖說是
朕付與皇貴如所看朕因見其書中大畧與女鑑一書
詞旨彷彿以備朝夕覽閱戴士衡等這廝每以私恨之

仇結黨造書妄指宮禁干撓大典惑世誣人好生可惡
此事朕已洞知不必深辨欽此

樂臣若愚曰萬曆辛丑秋彙臣初入皇城在先臣陳太
監矩直房供筆硯之役見室中封一箱甚密其後因御
前查收甚事啟箱視之則收此辨冤續言一冊并姚思
仁所進開採圖說維下仁酒色財氣四箴抄疏貴州開
礦抽稅內臣張慶勅書一道太倉考功臣封爵考等書
及詭名刑部觀政進士胡道行建言抄疏以至先監秉
筆掌東廠未行事件及後掌司禮監印累年陸續諫止

未行密稿等件俱於丁未年十二月內先監卒時經管
官馬鑑師明苗全及學臣若愚眼同簡點俱繳進神廟
御前此續言既刊布京中多有見者詳照原刊擾頭弁
之編首按憂危竝議偶將範字刊作鑑字今仍其舊以
識真耳惜呂公坤爲中州大儒具經世實用之學未竟
厥施豈天漸正人之設施哉何兩衡嘗議至此也萬曆
二十九年己後凡欽降官員揭帖兩衡姓名實在前列
至嘉廟天啟元年閏二月贈坤刑部尙書廕一子入監

讀書

勸中志卷之一終

南海譚堃校

酌中志卷之二

憂危竝議後紀第二

明宦官劉若愚撰

萬曆三十一年十一月十二日提督東廠太監臣陳矩奏稱辦事蔣臣等訪得國本攸關刊書一本封進御覽國本攸關續憂危竝議或有問於鄭福成曰今天下太平國本已固無復可憂無復可慮矣而先生常不豫何也鄭福成曰是何言哉今之事勢正賈生所謂厝火積薪之時也或曰亦太甚矣先生之言也得無謂儲官有未安乎曰然夫東宮有東宮之官一官不備何以稱乎

皇上迫於沈相公之請不得已立之而從官不備正所以寓他日改易之意也曰改立誰其當之曰福王矣大率母愛者子貴鄭貴妃之專擅回天轉日何難哉曰何以知之曰以用朱相公知之夫在朝在野固不乏人而必相朱者蓋朱名廢廢者更也所以寓他日更易之意也曰是固然已朱公一人安能盡得衆心而必無變亂乎曰陋哉子之言矣夫蝶集翔蠅遂真今之仕宦者皆是豈有相公倡之而衆不附者乎且均是子也長可立而次未必不可立也侯之門仁義存誰肯捨富貴而趨

死亡乎或曰眾附姓名可得數否曰余數之孰矣文則有王公世揚孫公瑋李公汝張公養志武則有王公之楨陳公汝忠王公名世王公承恩鄭公國賢而又有鄭貫如主之於內此之謂十亂魯論所謂有婦人焉九人而已正合文王舍伯邑考而立武王之意也曰然則何以知此數人之所爲乎曰數公皆人傑無不望分茅胙土如姚廣孝豈止富貴終其身而已乎故有王世揚陳汝忠則靖難之兵取諸京營而自足矣有李汝則三邊險要有人控之矣有孫瑋於保定則扼天下之咽喉四

方勤王之兵無由至矣有王之楨則宿衛禁城有誰人能斬關而入乎曰是固然矣若張養志王承恩王名世者何歟曰養志朱公私人也而二王者則朱公之鄉人也無不願借相公之餘光者況有以招徠之乎曰然則事可濟乎曰必濟庸人倡議人尙景從而此數公皆人傑也且復有鄭妃與陳矩朝夕比周於帝前以爲之主共舉大事何謂無成或曰蛟門公獨無言乎曰蛟門爲人陰賊常用人而不用於人故有福已自承之禍則規避而不染何以見其然也夫錦衣衛西司房類奏有名

祖宗來未有不陞者而皇親王道化本內有名竟不陞
豈其才力出諸菜傭下哉蓋沈相公欲右鄭而左王故
核實之時令親家史起欽抑其功而不錄亦王之植有
以默授之也曰然則子何以處此曰天之所興不可廢
也天之所廢不可興也余止聽天耳安能反天乎或人
唯唯而退萬曆三十一年吏科都給事中項應祥撰四
川道御史喬應甲書

御札奏帖後本內有名王公名世王公承恩不知何人
今現做何官可開奏來欽此一件辦事蔣臣等密訪得

王公名世係錦衣衛正千戶現任鑾駕庫掌庫王公承恩係錦衣衛副千戶現任本衛街道房掌房御批我想憂危竝議後有名無名張位怎麼打發了作速查寫來看欽此矩回奏云謹遵聖旨恍惚記得憂危竝議後有朱東吉一箇名字彼時也會密訪係是詭名張位爲東事打發去未知是否待查明具奏至十一月十五日欽差提督東廠官較辦事司禮監太監臣陳矩謹題爲奸人妄捏印書搖動國本等事內稱本月十二日據辦事蔣臣等訪得國本攸關書一本內續憂危竝議立意叵

測不惟陷害忠良抑且誣累君德其捏陷內外臣工聖
明自有洞燭臣不敢煩聒瀆擾除本廠分布旗校在於
京城內外訪拏去後仍乞勅下在京巡緝在外撫按等
官密切訪拏等因奉聖旨這奸徒捏造妖書離間朕宮
闈天性以至朝廷內外臣僚悉被傾陷蓄意大逆深可
痛恨爾宜各布旗校用心密切訪拏還著在京各該緝
事衙門又在外各直省撫按通行嚴捕務在必獲以慰
朕心不許怠緩縱息法司卽便立賞格與他欽此本日
司禮監太監臣陳矩復具疏告辭奉聖旨奸書恣爲誹

謗離間朕宮闈骨肉之情大逆不道朕尙被其誣枉何
況於爾爾掌管廠事正宜竭忠秉誠奮力殫計必得真
正罪人爲主雪冤方是報國大義豈可徑執小節先求
休致反使奸計得肆成何政體宜卽照舊安心辦事不
准辭有能告捕真正奸逆之人破格敘賞爾可鼓舞衆
心必獲無懈該衙門知道欽此斯時也神廟震怒憤懣
四明沈相公一貫山陰朱相公麇咸爲書上有名各註
籍具疏只有歸德沈相公鯉入閣擬此二旨皆歸德沈
相公筆也至十六日又奉御批聖旨我觀爾奏已知道

了但恐此事本犯難訪緝拏爾還嚴責官校差役用心密切訪拏務得真正逆犯方絕禍源以雪我屈恨纔得消爾宜知悉又賞格我問的是今日著法司立的賞格又二輔鯉見此本怎麼說爾可訪來外邊府部院各有何事情又今日著回話的二官無聽見說甚麼欽此當用黃套裝盛先監矩面奏進繳訖本犯周嘉慶也二官者東廠貼理刑閱萬民萬代增也又御批聖旨爾可看此二本二帖是某做的可見其心本是先一次帖是後一次帖爾看了還著紅本夾進來不必使封套自家拏

來勿托官兒們欽此亦用黃套裝盛先監矩而奏進繳
訖同上一宗俱語祕不得聞遂不曉是何人之本帖上
何等語也是時訛言沸興街坊酒肆無敢偶爾夜會者
惟妖書內有名之人各思報復猜忖此書必是素有嫌
怨者所作自歸德沈相公以下凡在朝望重妖書無名
之人卽有人耳而目之歸德沈相公又曾於內閣供設
天啟聖聰牌位入則禮之今妖書又獨無姓名是以神
廟聖意亦頗爲蜚語惑幸先監矩中立主持苦心調劑
不數日而錦衣衛百戶崔德緝得賊生光矣又一日而

東廠辦事王一鵬緝得噉生采矣按噉生光原順天府
學生員也先年曾詐包繼志以害鄭皇親其掉名印造
妖書詩云五色龍文照碧天讖書特地湧祥烟定知鄭
主乘黃屋願獻金錢壽御前其下曰松風狂客題又跋
云偶從郊外貴家莊舍得前詩讀畢忽痛哭失聲左右
驚覺奪去臣歸嘆曰渠家陰謀羽翼成矣勸訪所謂松
風狂客者爲誰則家商包繼志也包氏握鏹資金寶朋
以金錢行問語曰巨防容蟻而漂邑殺人突洩一烟而
焚廬燒積則皇長子危乎哉凡我臣子誰不疾首故直

書之或散其黨云右俱生光自撰自跋如此刊板印貼
鄭皇親門下及各巷口以恣詐害時當光廟尙未膺冊
立所以稱皇長子也事發革衣巾擬戍大同崔德又於
生光室內搜得羅文箋內十大說其詞曰皦揚爾忘之
耶爾有大志不獲而乃規規於小願乎爾有大名見污
而乃規規於小聞乎爾有大冤不自而乃規規於小侮
乎爾有大讐不報而乃規規於小忿乎爾有大恩未償
而乃規規於小惠乎爾有大寶受誑而乃規規於小失
乎爾有大遊不暢而乃規規於小方乎爾有大忠可傷

而乃規規於小謹乎爾有大貧能甘而乃規規於小乏乎爾有大才不鬻而乃規規於小遇乎此十大者信大而小者信小矣。曠揚爾忘之耶。癸卯八月二十六日有感。拔筆漫書。浼蔣無功錄一通。張之軒側蚤暮卧起視之後。用圖書鈐識。是時生光已從成所。赦回改名曠揚。字冤之。又刻有怪石軒集岸遊稿。此皆曠犯蹤跡。可據者也。又此時錦衣衛直房忽貼匿名帖云。妖書有了人。協理掾張魁受銀三兩。求他主的。又告人鄭福成先監。據事件奏曰。按祖宗律文。凡匿名文書見卽燒毀。今念

事關大獄不敢隱匿

云

神廟可其奏特置不問時王

公世揚正任協理遂只據東廠移文於私寓設香案行禮具本謝恩極其感服皇上至聖至明至寬至仁云大金吾王之楨與北鎮撫司掌刑周嘉慶有隙欲乘機害之遂擒嘉慶家人袁鯤單詞鍛煉滿堂人皆可信爲實也先監炬奉旨到廠一訊必不肯詭隨結局之楨疏奏要著到廠聽記先監曰本監例有照記審以上奏今衛稟欲增添聽記將奏誰耶奉旨不允之楨又密懇四明沈相公差家人李管家密見先監說某是正犯其僕可

證又欲波及歸德江夏諸君先監曰多拜上爾老爺我
內相是一輩的人獨不記荷花兒之獄倘久後另有正
犯恐大家子孫種禍不淺爾老爺如要堅執如此結局
可具揭奏知萬歲爺我好遵旨行事本廠纔不落不是
一切干係勞爾老爺擔擔罷李語乃塞之楨心方已蓋
之楨欲借暇生光牽扯多人主使爲一網打盡之計也
又御史康丕揚時有外轉消息有與丕揚相厚近侍賈
忠貞時在文書房捧硯該班遂密透信於康著速尋件
聳動聖心的事入告庶幾可免康計無所出遂藉妖書

參僧人達觀將觀書札中拈有可罪句字捏砌入告疑
妖書出其手也然觀實不知逮錦衣徧頻遭笞拷於十
二月初五日參送刑部獄作開柝傷書獄壁云匿王問
法忽齊年自謂觀河見不遷我有眼根熬夜柝卻沉豐
訃更冷然又云柝聲未斷鈴聲續誰是聲兮誰是聞卻
憶法堂鐘鼓候古來魂夢更紛紜至十七日索瘞湯漱
口端坐而逝時曹侍御學程久先繫獄爲經理其身後
事詳載紫柏語錄序實無辜瘞死人至今悲之又禮部
李公廷機斷生光十二款曰一造意報讐妖書意思與

妖詩岸遊稿意思相同其筆力相類一先年妖書內有
侯之門仁義存句今妖書內亦有此句去冬會審令本
犯念妖書一二句本犯便念此句一刻字匠徐承惠供
本犯與刻字工銀每字一百時價四分因本犯要承惠
僻靜處刻勿令人見每百字加銀五釐約工銀三錢四
分今算妖書八百餘字與工銀數相同一徐承惠供稱
書板無邊欄後有年月妖書果無邊欄有年月一繳其
篇供稱布散妖書見面上票簽有國本攸關四字誤認
攸爲收又徐承惠供稱書面票簽有關字問是何關字

云關老爺關字一妖書內有文王舍伯邑考而立武王
一句此一句出禮記檀弓本犯做生員時習禮記又本
犯詩集有讀檀弓有感詩題一本犯妾供本犯托病不
出卧房若干日又後一日向妾取刀劈本燒炕及接入
房滿房烟火一刻字匠工銀不過三錢四分木犯與過
徐承惠錢一百三十文作兩次與之竟欠承惠銀一錢
四分顯係竊賊所爲一本犯妾妾子女無不招承及會
問次日將聖旨宣讀與本犯并家屬聽著諭旨以招出
同謀饒了家屬若仍不招家屬一箇也不饒本犯妻妾

子女環跪而泣求他招出本犯竟無所招一會審次日
本犯招云情真罪當萬死無辭又次日日本犯招出自作
之孽本無同謀親筆在卷一會問日東廠問本犯云爾
爲何寫我名答云老爺是廠裏又問別官答云是要賂
衙門又問餘各官答云小的只將縉紳一覽隨意寫上
先監矩亦將此封奏焉蓋職犯之惡惟天可除是以文
字之間不覺暗合如出一手鬼神弄人真妙極矣當時
繫臣若愚晝夜侍先監左右職抄謄隨馬鑑師明等經
理一應章奏眼見妖書果無邊欄但後有年無月日而

鄭福成項應祥喬應甲皆詭名也刻字人徐承惠又不識字之拙工也怪石軒集會保承惠所刻生光妻趙氏妾劉氏子儼其篇與弟儼生采已瘕死東廠獄中按九我先生所斷十二款既鑿鑿可據雖經奏過神廟先監因本犯到底不曾念出妖書別句又因親筆所供前罪萬死無辭後罪實爲至寃先監是以終懷一線之疑如再遲緩不結又恐蔓延中外縉紳不便人心何時定乎寃僧達觀已瘕死矣琴士鍾澄醫人沈令譽百戶劉柏等皆註誤繫獄而武弁楊於世者因持冢宰李戴書及

罰付往遼東去亦被稅監高淮自山海關擊奏幾累及
其兄勲爵楊於楮也此時讐隙互訐疑鬼盈車上下驚
猜甚非政體先監不得已遂於三十二年四月內具奏
曰微臣陳矩遵奉特旨會問妖書逆情曾記得三法司
九卿官會說逆犯曠生光前時供認情真罪該萬死後
書未寫未念似有一線之疑他妻妻子女并刻字匠對
証又已情真就該正法臣每參詳還當奏請皇上擬定
罪名昭示朝廷大法以安天下臣民之心其曠生光暫
且監候待後沒有發覺真正同謀之人方可秋後應時

處決使天下萬世傳頌皇上至公至明又免先年荷花
兒屈死法司得罪事例據此謹先據實密奏又數日刑
部等衙門少保兼太子太保尙書具官蕭大亨等謹題
為欽奉聖旨事云臣等會看得繳生光巧圖詐陷之
私敢為誣訕之語罔上惑眾逆理悖常因而震激宸衷
瀾清國是此神人之所共憤法紀之所不容者臣等切
齒此囚恨不窮治以謝天下忍言輕縱但本犯之獄止
據妖書而妖書之律止應論斬今奉明旨從重另擬臣
等竊議斬與律合原非輕典此外求加等查律條惟有

謀叛一款較重參酌本犯情罪似不相當臣等爲皇上
守成憲欲求於法外議輕既所不敢而爲皇上伸天討
不能於法中加重尤所不安總之本犯險惡原出律文
之外臣愚昧拘於三尺反覆思維參詳數四未敢擅擬
等因萬曆三十二年四月十八日具題二十日夜奉聖
旨這逆險惡異常原出律文之外以謀危社稷例處他
卿等便奏來欽此本月二十一日具官蕭大亨等謹題
爲奉旨覆奏事云臣等看得噉生光妖書之逆情甚
確卽重擬原不爲過但律文止於論斬臣等未敢別擬

今奉明旨處以謀危社稷之律查得謀危社稷係謀反律內原註若依此律合凌遲處死參詳所犯情似有間蓋臣等所據者法也皇上所誅者心也明允執於法官國有成憲未敢擅爲輕重而威靈出於主上君有嚴命難復容其擬議等因二十七日奉聖旨敕生光捏造妖書離間天性謀危社稷無上無君反形顯然妖書律未盡其辜著加等凌遲處死便會官處決仍梟示於人烟湊處所有奏摺的卽作主使諭其緝捕有功人役著該衙卽查寫來該衙門知道欽此

曩臣若愚曰續憂危竝議起於癸卯之十一月十二日
以至次年春夏中府會審者數次而京畿道一次者沈
令譽俞孺等也外東廠二次者周嘉慶也內東廠二次
者曠生光之妻弟內官趙昇也昇謫南久潛逃來京絕
不與姊夫往來生光詐包繼志時會供有內官手持黃
紙封條因疑是昇然實無干涉刑夾昇驟甫用力而夾
棍折如斧斷先監察其辭色亦憐其冤而釋之嘗此之
時神廟何等震怒四明相公蒲州金吾何等氣焰中外
臣民何等驚慌先監受知聖主一拳拏定矢以公正明

允爲心仍將大學衍義補之慎刑憲數卷不時進覽而
噉犯前罪况復鑿鑿可據其奴詩筆跡刻字匠及本犯
之妻妾子女眾證各已明確然先監矩尙兢兢引荷花
兒事爲殷鑒至再至三不得已始於甲辰之四月二十
七日將生光正法結局妻子戍邊陲崔德爲指揮王一
鵬蔣臣等爲百戶有差先是法司所擬賞格五千兩神
廟如數頒予東廠錦衣衛五城巡捕四處共一千二百
二十五兩按勞之輕重賞散各有差先監等亦各予廕
敘東廠底簿并朝報可考當時神廟面召光廟慰安天

詔或實錄等書自有紀載惟國本攸關全書全語世不多見曩臣目擊最真稿人心憂危竝議因鄭戚畹既已刊行散布則此續憂危竝議亦宜存此一段實跡俾天下後世曉然上可彰神廟之乾斷聖明下可著先監之持平錄定庶外廷之未盡曉者心自釋然訛傳可息於是抄記成冊萬厯年間全未敢令人見且又遭燬鎖十載命若懸絲而暗藏枕中者將二十年心良苦已更有別聞亦間附於後俾持論者有所考焉四明沈相公與歸德相公及江夏郭太史正域素有隙長安道路之口或

云四明藉此挑激聖怒瓜連蔓引是以擯李太宰逮周嘉慶者實所以開羅織之端江夏之隙實是議諠及楚邸假王之事基之華亭唐文恪公文獻公極力於四明處爲江夏解免又賴先監力主持之不然郭君殆矣其荷花兒事都人多有知者先監矩面奏神廟時卽於書坊中購得耳談書一部進覽遂定妖書之獄不復苛求主使之人恐日久禍及無辜也聞神廟實錄亦載之刑部翁某等降處有差荷花兒之冤死朱腦瓜之直承皆不泯也按耳談云周皇親有喪盜乘穴入殺皇親取財

去其夜邏卒入獨見婢荷花兒伏泣據狀以聞於法司
荷花兒不勝虐刑誣服與某某通奸殺主取財捕某某
不得竟坐法凌遲時大司寇翁公自南都遷至時南都
已盛傳其事無不切齒荷花兒者故翁益不疑臨刑時
觀者雲集忽一人獨呼曰冤哉荷花兒殺人者我也兵
卒逮至法場輸服無異辭時荷花兒已刑畢故翁與曹
郎徐質源而下皆坐誤罷歸如刑時荷花兒語劊子手
曰兒是冤死幸相念先死我而後斃割可也不然我必
為厲鬼殺爾不聽竟斃割盡始死之越三日是人坐順

成門外麪鋪忽大呼云荷花兒殺我七孔流血死獨呼
者市中賣瓜子炒豆細民朱腦瓜也耳談所載冤獄如
此吁可懼哉又曾審妖書之時有沈御史裕者在坐瞰
犯既類經夾拶不能動擡至裕公案前裕厲聲曰妖書
是你作如何不招瞰犯舉首乞憐曰實不是小的作沈
聲色愈厲瞰犯怒目切齒恨而過之又有余御史懋衡
者事佛素謹於中府會審向獄官云昨得一夢見觀世
音菩薩說妖書是儼生光作的先監等唯唯竊哂後神
廟聞之亦大笑焉瞰犯正法後沈御史出差行至半途

得病沉重向僕從曰我生平作事自揣無愧惟審妖書
時畧涉孟浪原不該硬坐定讞生光今昏迷中每見生
光向我索命吾病其不起矣已而果卒又數年經都中
皆曰妖書非曠生光作也是東嘉趙士楨所作也士楨
倜儻有大志歷任文華殿中書舍人每留心邊務交遊
頗廣妖書獄興卽托病不出及曠犯正法之後始敢出
門然忽忽倦息興味闌珊絕無平昔造烏銃議車陣議
屯田一往豪氣及得病頻死亦屢見生光現形索命卒
至不起可見鬼神報應真有不爽者夫荷花兒之獄尙

柔肌脆膚不耐酷刑不得已而屈打成招者耳。竊臣之
冤倍甚於此悲哉。古有訴之上帝者亦有得請於帝者。
魏其灌夫之於武安不尤彰明較著者哉。此心此理古
今同符。繼之纍臣幻視軀殼平視冤親了無些應驗。是
在知道者或不屑與狡邪一樣心腸不事報復。固應如
此。彼執讞司生死者豈可量定必無鬼神報應也耶。

酌中志卷之二終

南海譚瑩校

酌中志卷之三

恭紀先帝誕生第三

明宦官劉若愚撰

神廟萬曆二十九年春始移皇長子於迎禧宮九月十八日二更傳諭內閣皇長子及諸皇子冊立冠婚敬奉聖母命蒙嘉許卿等傳禮部擇日具儀行禮至十月十五日冊立光廟爲東宮封皇三子爲福王皇五子爲瑞王皇六子爲惠王皇七子爲桂王實允首輔沈相公一貫之揭請始施行也光廟大婚禮成之後自孝元郭皇后外未有舉生者至三十一年十一月偶有國本攸關

之事神廟震怒親降特諭以釋中外之疑繼將曠生光
正法以杜讒惑之口仍特命光廟多選淑媛以待左右
實從先監陳矩之密請也三十三年十一月十四日人
定後先帝誕生是時宮門扃矣光廟差年老宮人柴德
女赴仁德門外報喜光廟於星月之下獨步殿陛徬徨
不安先監矩立奏神廟卽轉奏慈聖皇太后闈宮懼怵
柴德女還報光廟乃喜此時先帝生母孝和皇后未有
名封該正者問曰發外旨意作何稱謂先監曰前曾有
旨多選淑媛不好稱別樣名色今可稱曰欽命選侍某

氏出不亦宜乎故曰欽命選侍王氏出者即孝和皇后也禮部先擬封夫人神廟不允特稽攷皇明典禮更之曰才人實神廟之聖學博洽也明年春加上慈聖宣文明肅貞壽端獻恭熹皇太后光廟生母恭妃王娘娘進封爲皇貴妃即孝靖皇后也光廟誕先帝至今上共五位公主八位今存三位懿妃傅娘娘生皇五妹封寧德公主駙馬劉有福所尙者也皇六妹封遂平公主駙馬齊贊元所尙者也康妃李娘娘生皇八妹封樂安公主駙馬鞏永固所尙

者也先帝生性雖不好靜坐讀書然能留心大體每一言一字迥出臣子意表天啟六年正月□□初犯寧遠卽日夜焦思未遑自安見樞臣王永光題疏要將寧遠城中紅夷大砲撤歸山海守關先帝曰此砲如撒人心必搖及七年五月內再犯錦州寧遠值聖體違和更憤激深慮凡客氏逆賢數年以來或問有違忤卽怒罵咒恨形於顏色宗道在禮部時誤呈秀封父疏有在天之靈四字奏文書時讀至此先帝艱然作色親用硃筆圈此四字卽逆賢亦不能爲之地也先是禮臣林堯

俞題覆皇妹選婚要將光廟選侍傅氏先擬封其選侍
李氏候皇八妹年長選婚時再封先帝曰一時封罷了
何故另作一起此三疏俱存可證也如此之類不能徧
舉其尋常宸翰詳謹然不好草書或未暇學也天啟二
年十月某日有龍見於北花房臨河卽宋太監晉辦膳
處長可數寸鱗爪畢具碧光耀日時晉加綿絮裝入盒
中奏知先帝送付黑龍潭訖至天啟六年五月初六辰
時王恭廠之變皇極殿最高危之處一木先隕乾清宮
大殿皇駕所居之東暖閣將窓格扇震落二處打傷內

官二人皇貴妃任娘娘所居之室器物隕落任娘娘於天啟五年十月初一日所生皇第三子於是日受驚後遂薨逝逆賢直房及王體乾李永貞等直房各有傷損六月初五之夜三更又地震幾如四年二月時而雲中之靈邱縣震更甚地裂湧出木甚多其色黑先帝左額生白毛有一年少暖殿孟兆祥者誤拔去先帝甚恚欲重責處賴逆賢竭力救解始免先帝自七年五月初六日以後聖體便覺不豫至六七八月之間總未離御榻逆賢將庫中所貯金壽字大紅紗搜括出許多自王體

乾等至暖殿請小轎御茶房御藥房近侍每給四匹或
二匹做貼裏御前穿以禱祝之又移住懋勤殿旬日而
不時喧傳云聖駕萬安次樞臣霍維華聞之遂贊遊賢
畫因位攘功之策進獻仙方靈露飲并蒸法器具遊賢
遂著管家王朝用照維華原樣川金造鍋甑付御藥房
提督王守安等照方蒸進是時太醫院使吳翼儒等唯
唯聽從莫敢攔阻先帝初進服數日亦覺甘美凡有剩
者卽頒賜王體乾等分飲之雖弊臣之賤亦得於永貞
直房屢沾餘瀝幾半月焉按維華原獻蒸法大畧用銀

鍋一口口徑尺內安木甌如桶高尺餘圓徑稱之甌底安篋篋中央安長頸大口空銀瓶一箇周圍用淘泔米或糯米老米小米旋添入甌候熱氣透一層再添一層約離瓶口七分不可十分滿恐米漲入瓶不便上蓋一尖底銀鍋底尖下垂正對銀瓶之口離二三分許外上添冷水周圍封固完密下用桑柴或好炭火蒸之候上內水熱卽換冷水不數換甌中之露可滿取出溫服乃米穀之精華也如不信可將熟飯與嘗一些滋味俱無其器忌銅鐵錫其火忌煤先帝因進服日久嫌水汪汪

的遂傳御藥房不必蒸進自此之後聖恙日增無減日漸浮腫諸藥進益罔效逆賢遂恚維華維華心不自安卽於乾清宮門問安之際徐徐容與政與逆賢相左而力讓寧錦之蔭與袁崇煥隨轉身求去另盤算一條捲土重來報復之計凡從來阻害正監中旨起官速化官保倡修三案自認爲有膽有識不知瞞得誰過作何遮掩也先是皇極等殿工完夜中間有一鳥大如鵝鶴其聲如梟頻來殿上嗚呼形不甚具聲咯咯然亦不甚遠聞之者爲之魂飛毛豎慄慄懼焉蓋先帝上賓而逆賢

伏法之祲祥也

酌中志卷之三終

南海譚瑩校